

wh | 名家笔会

白马井与看门狗

■ 晓剑(海南)

根据多年阅读的经验 and 生活的经历,得出一个被很多人认可的结论,那就是文字记录的历史一般都不那么可信,尤其是由皇家御用写手记录的,更是可以大胆颠覆,近来批量出笼的电视历史雷剧和以评书形式走红各种历史讲坛就是有力佐证,那里面记述及描绘的历史基本上属于臆造,除了误人子弟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劳民伤财,把大量宝贵的资源浪费掉而已。

而现实生活中的早年实物,如建筑、器皿、工具、碑刻、手工艺等,反倒比文字记录更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真相,那一般是不可更改的,即使更改,也打不更改时代的烙印。比如府城的五公祠,说是历史久远,其现存建筑主体是民国初年所造,至于有了水泥梁柱,则更是近些

wh | 微型小说

家长爽

■ 魏晓彦(山东)

前天去菜市场,邻居马大姐老远就喊我:“小魏,你也来买菜啊?”马大姐平时不爱理人,今天怎么这么主动热情?

“几年不见了,孩子快上高中了吧?”大姐关切地问。

“是啊,明学呢。你家孩子中考了吧?”

“刚考上了一中。”

“省重点呢,孩子真优秀。”

“还凑合吧,在班里是第一名。”哎呀,那是相当凑合,我啧啧称赞。

今天,我又去参加了同事孩子的“状元”喜宴,同事女儿考上全国重点,乐得合不拢嘴,喜宴上,大家除了赞还是赞,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同事高兴极了。

我每天和儿子通报这方面的所见所闻,让孩子好好学习,长大考名校。听我絮絮叨叨,正在打游戏的儿子很平静地说:“我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好了。”儿子终于了解我苦心了?我惊喜地问:“为什么呢,儿子?”儿子漠然答道:“家长爽啊。”

年所为。这些,都无法蒙骗世人,于是后人便可从中窥探出历史的蛛丝马迹。

为了给浩大的东坡文化园工程进行策划,在儋州认真考察了几个回合,对以前信以为真的某些道听途说有了自我嘲讽,也可以说是自我批判。比如,曾经认为白马井镇的白马井海南无双,其实儋州还有座落在中和古镇的冼太夫人庙里的海南第一井,据传是冼太夫人亲自开挖的;当然,东坡书院里的东坡井也年头不短,令人称奇的是至今井水清澈,打上即可饮用。

至于白马井,一般只看旅游小册子或只听传说的人一定认为气势磅礴,规模宏大,其实很小气,百十平方米的地方被很俗的院墙围住,院门的楹联居然不是石刻木雕,而是油漆写上,肯定无古可言,而从字体上来看,更不太像是名人墨宝。因而,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到此一游。

不过,儋州的中和古镇有一种东西颇为打动了,那就是残破城墙内的古街道两侧民宅门口的摆设,这些摆设很少被典籍、县志、资料介绍,各种印刷精美的儋州及海南宣传品中也难得一见,它们是石头雕刻的看门狗!

仔细观察,石料应该是火山岩,这种石料由于儋州海边有过火山喷发(有龙门激浪处之说),所以举目皆是,并不难寻;而雕刻的工艺并不精巧,只有大致轮廓,细部不太讲究,估计属于当地石匠的作品;石雕体积一般较小,比起北方豪宅门口的石狮子,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这些还没有真狗大的小石巧雕却很动人,静静地卧在每家每户的门前,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在看守院,其实既不狂吠,也不追逐,而是永远一动不动地标明它们的存在。

难道它们真的仅仅是一种艺术水准



穿士兵服的连官

■ 徐国良(海南)

我当指导员的时候,因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布料、裤子相同,只有上衣不同。干部上衣有上下四个兜,战士上衣只有上面两个兜。有的老兵回家探亲时,为了光面子,专门借干部的四五个兜上衣穿。官兵祝贺某人提干了,也常说:恭喜你穿上四个兜了。我提干直至当上指导员后,还有两身战士服没穿烂。我经常喜欢穿战士服。那时部队只规定战士不能穿干部服,没规定干部不能穿战士服。

1978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去宣化炮兵学院政治系读书。我仍然穿着士兵服去报到、上课。宣化炮院是指挥学院,只有团营职干部才有资格上政治系和军事系读书。所以,当我提着书包上课时,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战士怎么能到这里学习?我的心思全用在读书上,根本没考虑穿着打扮,哪怕脸颊冻得像猴子

■ 王锡均(海南)

石壁堆是万泉河水冲积的沙土层形成,位于琼海石壁墟。从东至西,长约2000米,从南至北,宽约500米,总面积20万平方米。东南西三边,均为万泉河水所环抱,东边前沿,是石壁滩急流与石壁湾水汇合处;南边,是万泉河主道,从武弄滩、可竹林湾、石壁滩而下的滚滚流水削边而过;西边,则是武弄滩急流泻下可竹林湾时,在滩之左侧,用下的一个浅水港;北边,有一条叫毫毛沟的小河沟,发源于母瑞山,千转百转,由北而南,至沙土堆之西北角,打个转折向东,擦着沙土堆边缘,直下石壁湾而出万泉河。石壁堆的这种形态,实质上是一个四边有水仅一小段同陆地相连的半岛。它的北边,隔着条小河沟,却是陡然耸升而起,高达数丈,而后平展而去的地。这就是石壁洋与石壁岭村以及石壁墟之所在地。

石壁堆的地形结构是北高南低,北边高出水平面三四米,南边仅约一米,其地层结构,几乎占一半面积的北边,是千百年洪水浮泥沉积的黄土层,南边则是一片洁白的沙滩。那沙滩,也是由北而南,由高而低,形成一层一层梯田般的沙层,沙层边沿有潮水退后留下的环形波纹。河滩上的沙,细细的、柔柔的,一脚踏下去,就陷成深深的沙窝。洁白的沙粒沙层没有任何养分,然而,在沙滩上却长水柳树。水柳树高不过人,枝桠繁茂,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在洪水淹没几天几

屁股,我也从来没想过买点护肤膏什么的。另外,我是参沙子上学的,整个政治系十五班一百名学员中,只有我和耿指导员两个正连,其他全是团营。同学们都知道我是干部中的新兵蛋,还有士兵衣服没换装完,穿也很正常,不是做作。

1978年12月,学院组织真理标准讨论,每个班要推举一个学员代表发言。也许因为我是本班学员中的新兵蛋,也许是同学们要培养我,大家就推荐我到学院参加大会讨论发言。我把发言稿写好后,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帮忙看了一遍,提出了修改意见,傅荣恩政委和谭建华教导员还亲自帮我作了修改。我为了确保该露脸时不露屁股,不给政治系丢脸,利用两个早晨把稿子背熟了。

学院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大会那天上午八点半,我斗志昂扬地走向讲台左侧备讲席时,被大会工作人员、学院政治部的一个干部拦住了:“你干什么?”我说:“我准备上去发言。”“你发什么言?”他知

道这是学员的理论讨论,没安排战士发言。我说,我是政治系十五班的学员。他头一扭:“政治系哪有战士学员?”我说,我都当两年指导员了。他还想说什么,学院哲学教研室的崔教员走了过来。他认识我,大手一挥,像交警指挥动作:“让他上去!十五班学员。”

其实,在我那身士兵服上,还发生过好些故事。1977年,我连有个人伍不久的新战士,从山上伐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让扛在肩上的大锯掉下来,扎在膝盖上,并发感染,造成截骨坏死。手术后,情绪低落。因我连距离治疗单位一六二医院只有三公里,我下班后去找他谈过两次心,讲了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故事,鼓励他正确对待并战胜病魔。

谁知第三次去时,这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指导员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啥?他说:“我们科的护士长很反感你经常往这里跑,说你这个班长不在连队好好呆着,整天往医院跑什么?想



夜之后不死,被流水压弯了腰的枝桠,洪水过后又崛起而勃发生机。它特别耐旱,在长夏酷烈的阳光下,沙滩温度高,可它的枝叶照样青碧碧的。村人常在盛夏烈日下,走过这片沙滩到可竹林湾游泳,沙层的沙热,走不了十几步能把脚板烫起泡。因而村人总是折几把水柳树枝,每走几步,就丢下一把树枝叶,铺垫着走过这片热沙滩。

在南边,靠近武弄滩、可竹林湾、石壁滩河段的沙滩上,有一滩滩的河卵石。这些河卵石,大的如拳,小的如指,色泽多为黄黄,也有灰色、黛色。其状有圆形、椭圆形、长形等。不论什么形状,均不见缝穴,没有棱角,却有明丽的纹理,成滩堆聚散落于沙滩上。这些五彩卵石,就像是艺术大师留在沙滩上的印象派杰作。

北边的土堆,是黄泥混沙的土层,土质肥软,长有刺竹丛和椰木林。还有纵横交错的藤本植物,当中有一种乡人叫

做“毛寒”的树,在刺竹丛周围特别多。那些在堆上放牛的乡人,见到它总会远远走开,因为不小心碰到会全身发痒。石壁堆还有一种树,不知学名叫什么,村人都叫“虹”树。因蚕喜吃它的叶子,村人也叫蚕树。树杆有如人的手臂般大,枝桠像鸡爪向上空斜逸伸挺。这种树遍地都是。当年,我是个小学生,放了暑假,就陪着二兄到石壁堆上守蚕。蚕虫在虹树树叶上吐丝做茧,把自己包裹在里面。不多久,蚕虫变成蛹,再后来蚕蛹蜕变为飞蛾破茧而出。那些蚕茧,有拇指般大,一个个结悬在树枝上,枝叶随风起舞,它也随枝晃动,那情景,令我难忘。

石壁堆靠沙滩的那一隅,有好几十亩不长树的草坡地,自古以来就是村民放养牧牛的好牧场。相传,1400多年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太夫人,曾到过石壁,在石壁屯兵,以石壁堆作练兵场。她以石壁为据点,率兵到万泉

平常,材料价值不高的摆设吗?不,我认为它们最大的作用是在记录和延伸着历史,把中和古镇世世代代的民间心态、世俗风情、传统工艺留存下来。这些从地底涌出的岩浆冷却下来而形成的万年材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质朴而颇具特色的雕琢,变为文人墨客、尤其是衙门写手用文字不可能记录下来的时代写照。从这些石质的小狗身上,能够看到战乱年代的仓惶,能够看到和平年代的安然,能够看到富裕年代的堂皇,能够看到贫困年代的拮据。总之,每只小石狗都有着或深或浅的时代烙印。

最让我称奇的是,据说从没有人偷窃这些正常人都可以抱走的小石狗,我向当地人询问,假如门口的小石狗真的丢失了怎么办?他们淡淡一笑,回答,那就再请人凿一个呗。

我大笑。

wh | 诗路花语

抱瑞梦 知青情(朗诵诗)

■ 王卓森(海南)

时光悠悠,心悠悠,
沧海桑田,情绵绵……

在岁月的幽深之处,
在红土地的沉默之中,
有一个蹉跎的故事,
有一支难忘的歌,
一直回荡在抱瑞村的山水间——
三十九年了,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那些被记住的青春,
那些被燃烧的激情,
那些被风吹干的泪痕,
那些被珍藏到永远的笑声,
今天又重新温馨回放,
重新以蒙太奇的方式舐舔内心。
知青,
一个曾经如此熟悉的名词,
一个曾经如此热烈的旧梦,
那是我们共同的呼唤,
那一代人无法退潮的记忆之海。

文澜江在不远的上坡下流淌,
布谷鸟在浓绿的树林中歌唱,
在抱瑞肥沃的红土地上,
白云飘飘,野风习习,
我们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在古老的村落安营扎寨,
在阳光下向勤劳的乡亲们学习劳动,
在月光下倾听庄稼们的窃窃私语,
在时代狂流中放牧青春,耕耘梦想,
从泥土里收获四季的稻菽,
从汗水中打捞闪耀的希望,
从战火斗中牵手朦胧的爱情,
也从扑腾中望断前路的迷惘。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任风雨吹打,
凭意志如铁,
我们的脸庞改写了稚嫩,
我们的腰杆挺起了成熟,
乡村生活磨砺了我们的沧桑,
乡亲们的爱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所有的一切,静水流深,
命运与这片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
生命的情节缓缓如歌,
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里,
离开已经融入我们夜梦的抱瑞村,
离开已经融入我们呼吸的乡亲们。

知青的往事,抱瑞的日子,
那是我们不停叙说的岁月传奇,
那是我们割舍不掉的旧不了情,
今天,我们回来了,
像一个远行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当年的小媳妇,成了慈祥的老大娘,
当年的壮小伙,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大伯,
当年的青瓦房,成了排排新楼房。
抱瑞,我们的第二故乡,
抱瑞,我们的青春梦想,
抱瑞,我们此生忘不了了的白发亲娘……

水边人家

■ 李玉峰(海南)

傍水而居的人们
仰仗大自然的恩赐
静静地深居在青山绿水间
早晨,在酣熟甜蜜的梦中
聆听流水穿越黎明帷幕后浪吻前浪
黄昏,于百舸争流的碧波间
咀嚼溪风煮沸鱼虾氤氲的阵阵清香

那弹奏着音乐般潺湲的溪水
湿润着农家耕作的田园
在岸上放牧思想,在河中游泳灵魂
感恩宛若终生乳娘的流水
梳妆少女的美丽,浇灌男儿的智慧
哺育每一位土著追寻心灵的爱恋

那连绵起伏的山峦
舒缓地拥抱着水边的村舍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远离尘世的纷扰
沉迷着岁月,品味着生活
幽雅地编织庭前院后的秀美山河
尽管朝代更迭了一个又一个
纵然岁月轮回了一年又一年
河里涛声依旧,村边群山蜿蜒

人们自给自足繁衍生息
保持着独特生活节奏
悠然度过一个个寒暑晨昏
与河畔的母土同眠
于溪边的流水共枕
固守着这方近似原始的家园
看日出月隐,观云霞落
人世间的明月清风搂入怀中

本版投稿邮箱:
hnbwxb@163.com

wh | 椰岛风情

北岸咩

■ 唐岷(海南)

琼岛西部的儋州,以宣伦江为界,南部叫水南,北边叫北岸。北岸的女人很有个性,她们精明坚韧,一条扁担两个箩筐,就能挑起全家生存的希望。儋州话把“女人”叫“咩人”,因此,人们便称她们为“北岸咩”。

“北岸咩”穿着很独特。她们的衣着很贴身,衣服纽扣之处从右肩处往下斜开,纽扣是细布条扎成的,形状如黄豆一般大小。袖子也窄,贴紧手臂直至手腕。衣身之端呈臀部,微呈半圆形。裤子是宽直筒的那种,裤腰右侧有两辨布条调节松紧。走起路来,飘荡飘逸。服装的颜色随年龄大小不同,一般年轻的鲜艳亮丽,中年的淡雅沉稳,老年的沉黑厚重。“北岸咩”出门时,为了遮阳挡雨,时常头扎围巾,再戴着“锅盖帽”。“锅盖帽”是用竹篾编成的,直径六七公分大小,形状象锅盖而得名。“北岸咩”的整个装束有些像惠安女。“北岸咩”很精明。她们能在不同的季节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同一块地上种出不同的庄稼。她们赶集时,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招揽生意。她们能通过产品的摆放技巧,吸引顾客的目光。她们的推销技巧,能让顾客感到机会不可错过。她开价还价的方法,能让顾客感到自己占了便宜。曾经亲眼见过一位知性中年妇女跟一位“北岸咩”交易的情景,“北岸咩”那带有浓浓儋州话的普通话,再配上那比手划脚的动作,让人感到很亲和。“北岸咩”开价每斤七元,那位知性妇女买了三斤。过称之后,“北岸咩”手快口快:“三乘七等于二十六元,收你二十一元就行了。”这让那位知性妇女认为是占了便宜,心里很是舒畅不已。一位小伙欲买鸭过年,来到一位“北岸咩”的摊位,鸭卖完了,只剩鸡。“北岸咩”说:“过年哪有买鸭的,鸭就是压,压得你一年喘不过气来。应该买鸡,一年到头大吉大利!”小伙买鸭不成,一定要跟她买鸡。

“北岸咩”很勤简耐劳。一年到头,田间、集市、家里“三点一线”,几乎成为她们生活的模式。公鸡还没鸣叫,她们便起床为全家做好早餐午餐,然后,就往田间走,把种出的农产品收获、除净、分类,然后,赶在第一缕晨光之前到达集市。路近的就靠一个肩膀两条腿,路远的以农用车代步。她们的早餐在路上吃,中餐在集市用,菜很简单,吃饱就行。东西卖完了,便匆匆回往灶,做饭喂猪喂鸡,忙得不可开交,直到鸡归了窝,牛进了栏,才停下来休息。“北岸咩”这样的劳作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也没一句怨言。

“北岸咩”爱憎分明。她们对自己的男人很体贴,哪怕是遭到怒斥,也会容忍;她们对儿女很温存,为了儿女们的幸福,那怕是割掉身上的一块肉也心甘情愿;她们对亲朋好友们很讲义气,要是有事相求,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要是她们的亲人朋友受到欺负,她们便跳出来大吼一声,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势,直至为其争回尊严;要是她们遭到质疑,她们便义无反顾反驳,不赢决不罢休;要是她们的买卖受到诈骗,她们便以牙还牙,直至追回应得的利益,然后与其绝交,永不来往。

“北岸咩”,儋州独特的风景。

wh | 博文悦赏

露天而眠

■ 王太生(江苏)

天气炎热,又想到那些人露天而眠。
我的邻居张三爹,是个蹬三轮的,生意清冷时,他会把车停到一棵银杏树下半倚半躺候客歇息。有时候,老人的鼾声响起,初似火车徐徐起步,复如乡间童子呼噜拉风箱。那些从树枝杈叶间,筛落而下的斑驳阳光,洒落在他满足的脸上。
吃喝拉撒,坐立卧行,是这个世界上最凡俗的事情。累了,困了,倒头便睡,人像蹲落在露水草叶上的一条虫子。

我认识的一位诗人,20年前,不甘乡村的寂寞,一个人骑车来到离家200公里外的大城。诗人流落的夜晚,望着异乡的灯火,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一个人在桥上露宿。

露天而眠,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多年前,有几个山东人在小城的十字路口卖生姜。卖生姜的汉子,手持一杆小秤,肩披一件棉大衣,到了晚上,也不住旅店,拥着一条花被单,蜷缩在街头一角,露天而眠。

一张床,是人很基本的消费诉求。空调年代,人们躲在冷气房里乘凉,那些固执地躺在一张竹床上,在天地间乘凉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儿时,我常露天而眠。那时,夕阳刚刚落山,外祖父在路边支上竹床,用脸盆泼水。一盆水被抛成180度的弧形扇面,沁凉的井水泼到马路上,啾啾冒着热汽。月亮升起来了,蝉鸣渐渐停息,这时候,不知谁家的卧榻上,传来时续时断的鼾声。

少年时,我向往田园生活。有段时间,想陪瓜农看瓜,困了,在瓜田里睡觉,身上盖几片碧绿清香的瓜叶。

仰面朝天,可以看星星,还有清风抚摸疲惫的身躯,这是在室内高枕无忧所体会不到的。古代文人崇尚“天为衾,地为席”的浪漫不羁,唐寅在《桃花诗》里说自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后还来花下眠”。

一个人在路边鼾声四起,说明这个人困极、倦极,已别无选择,无路可退;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呼呼大睡,这个人身心潦草,不在乎别的目的;一个人在草坪上四仰八叉,这个人骨子里有浪漫豪放的基因。一个人在异乡安然入睡,这个人多随俗,随遇而安,把浮华、喧嚣、喜悦、烦恼丢在一边。